

诱惑

王传宏 著

LOVE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5

W1302

王传宏 著

诱惑

011017/04

上海文艺出版社

73737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诱惑/王传宏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7

ISBN 7-5321-2696-X

I. 诱...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000 号

责任编辑: 魏心宏

封面设计: 周志武

诱 惑

王传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e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1, 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册

ISBN 7-5321-2696-X/1 · 2099 定价: 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15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幼师生 / 8

第二章 末庄 / 41

第三章 张一钧 / 57

第四章 尤美敏 / 98

第五章 小五 / 126

第六章 黎丽 / 166

第七章 刘海 / 187

第八章 出走 / 211

第九章 发廊 / 231

第十章 月城 / 250

第十一章 小姐们 / 269

第十二章 黎华 / 292

第十三章 陈吉秋 / 303

第十四章 结局 / 324

尾声 / 335

后记 / 339

引 子

西河镇不大,是那种很常见的北方县城,两条纵横的十字路交叉出来的空间就几乎是整个县城的大半了。沿着十字路穿城而过,要不了二十分钟,就能看见农民自家侍弄的绿油油的菜地和农田了。十字路口的道路两旁集中了几家供销社、百货公司、副食品商店之类的地方,小商品集贸市场也挤在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个体商贩们把花花绿绿的服装、女孩子扎头用的发卡、头饰叮叮当当地挂出来,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排排五彩缤纷的旗帜。

西河镇是六十年代初新建的县城,当年只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没几户人家。之所以选择这里做县城所在地,据说是看中了这儿紧挨着火车站,四下里交通方便。虽说西河车站至今也还是个末等车站,可那些轰隆隆作响的一节节车皮从眼前经过,上面经常装着满车的煤炭、木材,或者是让人猜不透里面到底是什么的庞大的集装箱,就是瞧着也让人们心里高兴。那都是从离西河不远的港口运出来的,或者是要通过港口运出去的货物。

那些货物只是从西河人的眼前一闪而过，当然是不属于西河的，西河人也从来没有过拥有它们的奢望。可毕竟呼啸而过的汽笛声给大家带来了一点模糊的希望。那是属于远方的陌生而新鲜的气息，这气息总有些让人心动，也有些撩拨人的。

西河的地理位置多少让西河人感到有些尴尬，是那种北方人以为是南方，南方人以为是北方的地方。这个省本来就有泾渭分明的南北划分，在那些地道的南方人面前，西河人是自卑的，自觉地把自已当成是北方人。可面对那些真正的北方人，西河人又会生出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来。因为本能地要将这种尴尬藏起来，西河便显得有些低调。与外面打交道的时候，总有些畏首畏尾的，让人有些猜不透，摸不着头脑，弄不清那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又凭空显出些心计与城府来。

因为缺少积淀和历史，西河就有些显得轻飘。马路虽然是新的，路两旁的建筑也没有显出多少时间的痕迹，可这新却总是露着几分怯，不自信似的，有些急促，像是匆匆忙忙的急就章。

要说西河也不是个闭塞的地方，不仅通火车，二〇五国道也是穿境而过的。发廊、舞厅、美容院、唱片店之类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地方，在西河也能找到，可不知怎么，总是带着点匆忙的痕迹。又是跟电影电视或者是城里学来的，难免隔了一层，有点似是而非的。因为缺少根基，西河人自己先就有点心虚气短的。又因为有了这点心虚，越发要赶点时髦给自己打气壮胆。因此，对外来的新鲜玩意儿倒是不排斥的，一概照单全收。

市面上刚时兴跳舞的时候，西河文化馆便在楼顶上挂出了鲜艳的霓虹灯，节奏强劲的迪斯科音乐隔半条街都能听得见。在十字路口的那家露天电影院旁边，还有一家咖啡吧。虽说只是在路边的平房里摆了几只普通的火车座，泡出的茶里还能闻出隔年的陈旧，冲的咖啡也是速溶的，可架子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挂在门楣上的几只彩灯是彻夜亮着的，厚重的紫色棉门帘里射出来的灯光也是诱人的粉色，站在吧台后面的小姐的笑容里竟然也有几分抹不去的风尘味，让人惴惴地揣测那被火车座挡住的后面，会是怎么的一番风景。

对咖啡吧这样的地方，西河当地人是不会来的，顶多站在远处好奇地看上几眼，便自觉地把脚步移开了。那是西河给外面来的客人准备的礼物。西河实在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除了花生，还有埋在地底下的水晶，便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像人家别的地方，就是土气也是土得有历史的，土得理直气壮。而且，据说因为一窝蜂地无度开采，就连上天赐给西河的珍贵礼物——水晶，也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在西河市面上见到的水晶，据说不是云南、海南等地出产的，就是用碎玻璃做的糊弄外地人的假货。

但是，总不能不拿出点什么出来撑撑面子吧？于是就只好跟城里或者是电影电视上学了。西河人自己也知道学得不像，有点走了样，心里先就讪讪的。这样的地方，西河人虽然不来，倒也不说什么，因为那是城里传过来的。虽然没进去，在电视上却是见过的。西河人对没亲眼见过又说不清名堂的东西总有几分敬畏。毕竟，镇上几十年的历史还没有什么值得西河人骄傲的。

西河是有些追潮的，因为生怕别人说自己落后，总是先搭

起架子来再说,至于这架子到底搭得如何,那是不必管的。以后的事情,自然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管不了那么多了。

十字路口旁除了那些商店,还零零碎碎地盖了一些别的屋子。也没有什么章法,虽然有些乱糟糟的,却也有着几分朴实的热闹。那些建筑中平房居多,也有几间楼房夹杂在里头。那些楼房,多是县里的一些权力部门的办公楼。别看办公楼的外表灰扑扑的,不怎么光鲜的样子,进出其中的人却都是有几分傲气的。

那些人大都是从乡里出来的,穿着也不讲究,几乎是清一色的灰蓝色的中山装,骑着半旧的自行车,农忙的时候还要回家帮老婆侍弄那几亩责任田。走在大街上,从他们的外表上是看不出什么的,几乎和那些打扮得整整齐齐在马路上逛街的农民没多少区别,要从衣着上认出他们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可从脸上的表情,却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的身份。

除了在办公室办公,出门办事的时候他们总是要骑自行车的。那些自行车大都是公家给配的,半新不旧的加重型自行车,为的是方便回家种农田的时候能吃重。车上的铃铛早就被谁顺手牵羊拧走了,一动却依旧叮叮当当地响,倒也抵了半个铃铛的用处。这些骑自行车的大都是上了些年岁的中年人,车子总是骑得慢悠悠不疾不徐的,在人多的时候几乎跟走路差不多快。要不是车子在后面叮叮当当地响,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可当你意识到他们的时候,那自行车却已经左突右冲,早就钻到前面的人缝里去了,由不得让人有些惊叹的。可别小看了这时候的慢,能把自行车骑慢可是比骑得飞快更见功夫的。这样的车技没有几十年的车龄是决到不了这个火候的。

这些骑车人一律都是那种酱赤色的脸，有着经常劳作的人常见的那种结实的身体。身上的那件半旧的中山装已经有些日子没洗了，衣领上袖口上腻着些油迹，也有办公时的蓝墨水不小心落在上头，皱巴巴的。当年西河建镇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现在虽然明显地见老了，却都还在西河的要害部门占着一席之地。

他们中出类拔萃的几个早已经离开西河，去市里或者是省里发展了。那些离开西河的人是他们中间的骄傲，因此虽然早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闲聊的时候却能从那些人过去的老底到现在的近况一数就数大半天的。那些消息也说不上是从哪里得来的，有些是去省里办事的人亲眼见到的，也有谁家的孩子在省城上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让父亲从前的老关系帮帮忙，于是便带上些西河的土特产登门拜访，顺带着把那些人现在如何如何的话给捎回来了。

西河城里原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城东打个喷嚏，在西都能被喷到唾沫星儿，这样的消息当然是他们乐意传播的。反正那些离开西河的人在西河人的眼里总是好样的。走出去是他们的梦想，那些留下来的便多少显得有点不甘心。自己并不比那些人差多少的，原本应该发展得更好一些。比如位置可以更高一点，钱挣得更多一些，比现在少些烦恼的，可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错过了机会。

先是莫名其妙地跟着各式各样的运动跑，等到该干点事的时候，社会上又开始重学历了。他们都是没读过多少书的人，该读书的时候不是忙于生计就是没有条件。于是又临时抱佛脚硬着头皮充电，忙着上电大函大之类的。可等到真的把那文凭念下来，又发觉自己早已经过了提拔重用的年龄，那

文凭也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

反正这一生总归是要在哪儿错过点关节的，这里还是那里呢？总也弄不清楚的。因为弄不清，而且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因此反倒是懒得去追究了，一脸安之若素的坦然表情。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眼睛里多出了点落寞。这样的落寞在人多时还不显眼，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的时候，那落寞就落在了弓起的后背和两只弯曲的手臂上。在那张酱赤色的脸上，落寞就是两只松弛的眼袋和抿起的嘴角上像刀刻上去似的那一圈细碎的纹路，时隐时现的，沉重地诉说着积年的沉痛和不如意。

他们都是在西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把青春扔在这里的。可西河实在是太小了，再怎么打拚又能怎么样呢？西河能带给他们什么呢？当初他们来这儿的时候，这里还是满地的杂草，他们就是在没膝的杂草中把西河建起来的。

那时候，西河真是安静啊，夜幕降临之后，除了每日那几趟火车汽笛声，周围悄无声息的，像死了一样。那时他们可都还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是要把根扎在西河的。西河虽然小、窄得让人害羞，上不得台面，可这里的一切都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点点地发生变化的。与过去相比，那变化也只有在他们眼里才是怵目惊心的。

那裂了缝的尘土飞扬的柏油路，那路边的一排排凌乱的红砖黑瓦房，还有那座有着狭窄的圆拱门、竖着高高旗杆的电影院，它们都是记录着自己青春的纪念碑。那里面有他们的激情与梦想，既卑微寒酸又豪情万丈。那些整天像水银一样烦躁不安的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只知道一味地抱怨西河的闭塞落后，哪里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要是没有这些，

他们还有什么呢？在他们眼里，这一切就意味着岁月，虽然算不得地老天荒，却也是天长地久，雁过留声的。

日子总是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西河的日月也是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的，一样的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该年轻的时候年轻，该到老迈的年纪便无可救药地显出一副邋遢样。当年他们可都是激情满怀的，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天换地似的。现在再回头看看，真让人有点羞惭不安。

难道半生的心血换来的就是眼前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么？想想真像是做了一个梦，一个似是而非的梦。可面前这伸手可触的一切虽然刺痛了他们的眼睛，却是自己仅有的财产。是连着自己的筋骨和血脉，要留给后代做家业的。就为了这点家业，别看他们现在已经老了，如果需要，还会有余裕继续打拚的，那样的挣扎有时是让他们自己都要吃惊的。

但是现在，他们却是沉着而恬淡的。他们坐在自行车座上，双腿慢悠悠地向前蹬着，留给别人的只是一个个浅灰或者深蓝的背影。这些背影单枪匹马的时候还不显眼，当它们连成一片的时候，便积聚成了无数缠绵沉痛的耐心。当然，还有数不清的无奈与说不出的苦衷在里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已经变成了西河的背景，像一幅早就想动笔又一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搁置在一边的没有完成的画。有东一块西一块的色块留在上头，更衬出那片晕染不开的底色，雾似的。

这西河呀，真让人爱恨交加，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第一章 幼 师 生

黎华与县医院的外科医生张一钧第一次见面,是在西河电影院里。

那天,介绍人把电影票带给她的时候,黎华正在幼儿园里踩着风琴给小朋友上音乐课。脚踏风琴有点漏气,有几个音老是嘶拉嘶拉的,像是支气管炎发作时的喘息声。黎华跟着风琴的伴奏一句句教歌词的时候也忍不住跟着跑调,眉头便微微地蹙了起来。

这首儿歌黎华已经教了好几个星期了,班上的孩子却总是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一直没有学会。这会儿,几个男孩早坐不住了,东倒西歪地坐在椅子上,觑着机会不是拉旁边孩子的衣服角就是挠一下坐在前面的人的胳肢窝。黎华一见到这情形便忍不住心头火起,把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叫到墙跟罚站。可罚归罚,到底都是些四五岁的孩子,没过多大一会儿,又是那样儿,站在墙跟就打起架来。黎华停了下来,不由轻轻叹了口气。

黎华从市里的幼儿师范毕业已经两年多了,虽然也是二

十多岁的人了，可站在一群小毛娃中间，还是个大小孩的样子。黎华小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些让她教的孩子这么调皮捣蛋没规矩，从小到大都是个听话的乖孩子。虽然在家里与两个姐姐为一根发卡也会叮叮当当地争上半天，上学时在老师眼里却是个好学上进的好学生。虽说不是班里数一数二的，也是中等偏上的成绩。又是那种老实本份的性格，从不给老师惹事的，这样的学生虽然不会讨老师喜欢，但是绝没有理由讨厌的。

以黎华的学习成绩，原本应该上高中考大学的，可初中毕业时，反倒是因为成绩好上了中专。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是比上重点高中还要高出许多的，能考上中专的大都是成绩好的学生。有人私下里为黎华可惜，认为黎华就这么匆忙地把自己的前程定下了，未免可惜。黎华自己却并不怎么当回事，反倒因为要离开西河乐得合不拢嘴。

但是别人说的多了，也有点犹疑起来。上高中考大学虽然是拿不太准的事，可毕竟意味着还有许多机会摆在自己面前。那虽然是一种不太确定的诱惑，但既然是诱惑总归是好事物。不像上了中专，摆在面前的就是一种预先确定好的命运，只要不出什么意外，从现在就能一眼看得见未来的。到市里上两年或者三年学，然后再回到西河，在小学、幼儿园做教师，在医院里当护士，或者是在哪家县办小厂做技术员。收入虽然不高，工作也辛劳，但是因为没有开过眼见过世面，倒也能死心踏地安心过日子。

黎华的母亲尤美敏那时候就很清楚地看见了黎华几年后的生活，可她依旧没有反对。这样的生活当然没什么好的，但是又有什么不好呢？连她尤美敏都可以从月城被发配到末

庄,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城里大小姐变成一个地道的乡下人,黎华本来就是在乡下出生长大的,凭什么就不能这样?

而且,师范里又是免费吃住,连毕业分配也是由公家统一安排,无形中少了家里的负担,自然是尤美敏求之不得的事,哪里还会在意黎华以后的前程?再说女孩子的成绩本来就是说不准的,别看在念小学初中的时候怎么出类拔萃,到上了高中,一下子变成笨蛋的事也是常有的。

因此,尤美敏也不敢对黎华抱太大的期望。谁知道中间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差池呢?黎华的两个姐姐就是例子。当初尤美敏对她们寄予多大的希望啊,可到头来不还是一个都破灭了?因此,黎华回家征求尤美敏意见的时候,尤美敏很干脆地说去上,为什么不去?

黎华上的那所幼师是一所新建不久的学校,用的却是不知以前到底派过什么用场的旧校舍。又是设在市郊农村,诸事看上去都还没有上套的样子。整个学校就像个在匆忙间搭建起来的大仓库,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摆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条理分明各归各的,实际上好多东西都没有归整好。

建筑工人还在零星地对校舍进行修补。篮球场上的水泥地还没有干透,用干树枝挡着,上面清晰地印着几只不知属于谁的大脚印。操场上的跑道还是尘土飞扬的煤渣路,早晨,学生们集体列队跑步的时候,在十几米开外便能听到一片沙沙声,像是忽然间绵密地下起了小雨。教室里的课桌凳子都是从前留下的,不过倒还结实能用,黑板却已经斑驳成一片了。

上课的老师也都是刚从别的中学里调过来的,或者是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过来的大学生。心都还悬在半空中,没

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似的。因为一切都带了点匆忙的痕迹。这样的情绪也影响了学生们,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总能见到有人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转来转去,却又不知到底该做些什么。黎华听说有人半夜里睡不着觉出来转悠,被巡夜的保安发现,还背了个记过处分。

学校周围就是农民种的稻田了。在空荡荡的田野里,校园里的那幢四层高的教学楼和农民们一家一户的院落一样,显得孤零零的。虽说这是所中专学校,可基本上还是中学里的那套管理方式。扎堆上课,一板一眼分毫不差地上早晚自习,谁迟到早退了都是要被班干部记下来汇报给班主任的,就连课外活动也是统一安排的集体行动。

只有每天吃完饭之后的那半个多小时,是属于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家差不多都是利用这个时间洗衣服,整理床铺。黎华把这些杂事做完之后,又不想在宿舍里看书,便坐在床沿上发愣。但是就连这发愣的时间也是短暂的,脑子里还是一团糍糊理不清头绪的时候,上自习的铃声已经响了。于是,黎华便站起身,和大家一起去教室看书。

这样的生活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不适应,但很快便变成了一种程式。在这样的程式里,是不需要动脑子思考什么的,只要跟着惯性向前走就可以了,倒也省心省力。

黎华曾经试着做点别的什么事,结果发现根本不成。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还不怎么觉得,但只要一离开那个集体,身后总像是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等到自己回过头去的时候,那目光却又倏地一下散开了。

每当这时,黎华总是浑身没来由地紧张起来,先就为自己的自由散漫心虚气短了,只好再悄悄地溜回去。

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到外面上学，免不了会想家，因此写信便成了业余生活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信里当然会谈到学校里的情况，但是因为差不多都是农村来的学生，虽然感觉不适应，却也说不出到底有什么不好。倒是因为第一次离开家，处处透着新鲜，心里还隐隐地有些兴奋。除了给父母写信的时候偶尔抱怨一下学校里的伙食不好，给以前的同学写信，当然是不提自己的现状的。信写完了，再把几张色彩鲜艳的小卡片夹在里头，透着几分温馨和浪漫。

过去的同学现在差不多都还在读着高中，升学的压力很大，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到底如何，心里便有些惶然，也有些羡慕她们。毕竟她们这些师范生毕业之后肯定会有一份工作，而那些高中生，要是考不上大学的话，说不定就得回家种地。于是，那些过去的同学便在信中说，你们多好呀，再也不用担心考试的事了，我们的命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那些被人羡慕着的同学便有些得意，一副功成名就的样子，回信说，还是你们好，远大的前程在前面向你招手呢，继续努力吧。

黎华从小便不怎么会跟别人打交道，在上初中时几乎没有什么要好的同学，看见那些书信往来频繁的同学自然十分羡慕。于是，也试着给以前的同桌写过一封信。信中还特意让同桌给自己提点意见，类似目标追求之类的，以便自己今后继续努力。

信寄出去之后，黎华耐心等了两个星期，同桌终于回信了。但是那回信还没有写满半页纸，措辞小心谨慎，态度冷漠，期期艾艾地说着些不相干的话，倒像是收到黎华的信十分意外似的。黎华叹了口气，把回信塞到课桌肚里，从此收了要

给什么人写信的热情。

没有同学可以写信,那就只好给家里写了。每到季节转换的时候,黎华都会收到尤美敏寄来的开学的时候没有带的棉衣,或者是一双刚织好的线手套。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自然是要给妈妈写信的,说一声收到了。但是除了这个,黎华就不知道该说点别的什么了。至于学校里的情况,黎华却是不说的,总是一切皆好,请勿念。

黎华也和别的同学一样,喜欢买些不值钱的卡片,印刷粗糙的图案上印着有关爱情、友谊或者人生哲理之类的格言。只是这些卡片根本派不上用场,黎华也不知道应该寄给谁。

有一次,黎华发现一张有关母爱的卡片。芦苇丛上空有几只正在翱翔的大雁,上面印着:女儿飞得再远,也飞不出母亲的怀抱。黎华看了之后颇有些感动,当即买下了。本想把这张卡片夹在信中寄给尤美敏的,但终于还是没有寄出去。黎华担心尤美敏收到卡片之后会在暗地里笑话她,而且,卡片上那种温馨的感觉也有点让黎华觉得不好意思。

学校在当初招生时就写明了只招女生,除了教课的老师中有几个男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女生。因此,倒也没有一般学校里那些让人头痛的早恋之类的事。虽然学校里抓得紧,早上练字,晚上练琴,连练多长时间都有规定,各门文化课的考核也丝毫不含糊。但因为没有中学里的升学压力,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依旧显得有些精力过剩的样子。于是那些原本应该谈恋爱跟男人耍心眼使小性的伎俩,全都用到了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上了。

与中学里的课程设置不同,师范里除了文化课,音乐和体